

澳門通訊

與中山縣唐家灣鄰近的澳門，向稱消金窩，藏垢納污，所謂賭，賭，賭，四壁的屠場地，渾者在這裡逗留了數天，感覺還留時也非常奇異，澳門現在因各地的惡日病者來此避居，比從前繁榮多了，四淫的生意更活躍萬分，在路上跑着的紳士和摩登太太少爺小姐，態度雍容，很像不知有祖國！當然不知我民族在生死關頭的血戰中，每一條街里，隨風吹動着旗片的把戲，而弄這橫飛直打的把戲，都是麻木了的僑胞，銀牌的賭館擠滿到連空氣都沒有了！他們拿順巴鈔票成千成萬的輸去，却不顧那些來購救國公債！攤販的路路上密佈附屬的男女僑胞呼風喝雨徹夜不停，這樣他們那裏便及流離失所，露宿餐館的戰區同胞！

板和厭煩。社會的主力軍啊！長期大戰的靈魂啊！你們在大戰時代中呼吸吧！前進吧！很平常的談話之下，這位林常長的親熱地，一聲：「原來是同鄉。」他招呼我到宿舍裏去傾談。他說今天在團裏工作的只有十餘人，其餘的都到附近的小村落裏去服務，經小隊分頭去幹，已經做了半部份的工作，並且預備深入村莊灌漑單鉅頭顱，我對工作的情形，及後援會的職員，多由當地機關照例的推舉出來。因為各人平日都有原來的職務故，結果提案多，

起來吧僑胞！

凡絲

這種所謂「秦樓楚館」肉的交易所所藏着的度非人生活的妓女，鄙俗的歌聲，又極度醜陋的柔媚！而周圍飄蕩的僑胞們，都是一群生夢死一的迷離在那裡，彷彿他們等到敵人的砲火在前面爆炸才記起祖國的存存在吧。廢除除夕和元旦，這裏爆竹之聲，每過幾響上的砲火聲，每一分鐘都有連珠的爆竹聲，我不明白澳門的僑胞在國家存亡的時候，慶祝什麼？澳門的僑胞對於祖國抗戰的消息，很不需要知道，這真令人詫異！（中山縣屬一澳門是聽見，但爆竹燒得特別多，好像歡迎什麼似的，他們確不知道亡國之痛啊！他們不想知道亡國後邊疆能不能立穩！）筆者很希望澳門的僑胞們拿猶太人來借鏡一下！

工作少，以後要以大家合作互相推進的精神，強化，並健全鄉村救亡熱的知識份子及青年，來做救亡團體的基幹部隊，發表出來。忽然一個團員走來報告：「一女中的同學來了！」於是打斷我們的談話，這位團長又預備去接見他們，大概這是下鄉工作中的聯絡和訪問吧！

在歸途中，我覺得到了很大的快慰，一面在默禱十八日的民衆武裝自衛大巡行及民衆公演的救亡戲劇，能更多的吸引廣大大眾的感動。

九三八、二十四。

臥薪嘗胆

華北烽火

怒火

「不是不是！這是住在五里店的，是我們的大呀！我們怎麼辦呀！」

張老疙疸仔細一看，才知道大家已跑到沙崗來了，於是連忙喊道：

「你們幹甚麼的？」
有幾個農民已打拱作揖的說起來了；
「老總呀！我們是住在龍王廟的！給鬼子趕來！」

張老壯上前說道：「老總，鬼子弄糟了我們的田地，還抓我們許多人去拉甚麼東西！把我們趕走了！」

有一個農夫搶着說：

站在前面的一個兵緊張的問道：

「鬼子到了甚麼地方了？」

「老總！大概就在我們後面不遠，就要打來！」

個向着前面一指，道：「好，我們的偵探回來了！」大家掉頭去看，果然，一個歪戴軍帽的兵走了，這兵的臉發青，好像非常憤怒的樣子。牠

「喂，黃金林！前面怎麼樣？」
黃金林一面把帽子揭下來，一面拿袖子揩着臉的汗水憤憤的說：

「他媽的！這些列東西！我剛剛在路上——碰上——」

「還把我的軍帽甩在地下！」他咬住牙了。「媽的，我真氣，我真恨不得跟這些鬼子幹一下！媽！怎麼，你給鬼子搜了麼？」一個兵說。

「鬼子已經過過來了麼？」
「沒有呵！」黃金林說。
那個兵於是向着旁邊的農民們一指：
「他們都說打來了！」

過，照我偵查的情形看來，鬼子今天演習的區
比昨天更擴大了，已經向着沙崗逼過來！大家
注意！」

（未完）